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錄卷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蕭日炘

日知録卷十二

崑山 顧炎武 撰

財用

古人制幣以權百貨之輕重錢者幣之一也將以導利而布之上下非以為人主之私藏也食貨志言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繦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繦百萬

孟康曰緇錢貫也　齊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詔以粟帛輕賤工商失業良由圜法久廢上幣稍寡可令京師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綿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南齊豫章王嶷鎮荆州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優評者增價而取之　唐憲宗時白居易策言令天下之錢日以減耗或積於內府或滯於私家若復日月徵收歲時輸納臣恐穀帛之價轉賤農桑之業益傷十年以後其獘必更甚於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勅以錢重貨輕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兩市收買布帛

每端匹視舊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勑出内庫錢五十萬貫令京兆府揀擇要便處開場依市價交易今日之銀猶夫前代之錢也乃歲歲徵數百萬貯之京庫而不知所以流通之術於是銀之在下者至於竭涸而無以繼上之求然後民窮而盜起矣單穆公有言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自古以來有民窮財盡而人主獨擁多藏於上者乎此無他不知錢幣之本為上下通共之財而以為一家之物也詩曰不弔昊天

不宜空我師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人其知之矣

財聚於上是謂國之不祥不幸而有此與其聚於人主無寧聚於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總於貨寶貪濁之風亦已甚矣有一盤庚出焉遂變而成中興之治及紂之身用乂讐斂鹿臺之錢鉅橋之粟聚於人主（史記殷本紀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前徒倒戈自焚之禍至矣故堯之禪舜猶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而周公之繫易曰

渙王居无咎管子曰與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嗚呼崇禎末年之事亦可為永鑒也已

唐自行兩稅法以後天下百姓輸賦於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舊唐書裴垍傳新唐書食貨志同元稹狀言臣伏准前後制勅及每歲旨條兩稅留州留使錢外加率一錢一物州府長吏並同枉法計贓仍令出使御史訪察聞奏及

宋太祖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宋史食貨志自此一錢以上皆歸之朝廷而簿

領纖悉特甚於唐時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實在此宋史言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昔人謂古者藏富於民自漢以後財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國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後之人君知此意者鮮矣

自唐開成初歸融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為户部侍郎則言善為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

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猶今之布政司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自熙寧以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而委為朽壤無益於筭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輦青州之財入京師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運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以為如此則民間之錢益少亦諫而止之以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解戶部蓋起於末

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信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余以戊子典試於川詢之藩司庫儲八百萬銀兩之數即成都重慶等府俱不下二十萬順慶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兩浙賦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師少松為余言癸酉督學浙中藩司儲八十萬後為方伯止四十萬今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如此及余已丑參政廣西顧臬使問自浙糧儲來詢之則云浙藩今已不及十萬也

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啓每歲以入為出耳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同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太僕寺余乙未貳卿太僕時亦止老庫四百萬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葢十年間東倭西㖧所用於二帑者踰二百萬故也其所記萬歷時事如此至天啓中用操江范濟世之奏一切外儲盡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錄上

諭全文於此俾後之考世變者得以覽焉天啓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雖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况遼東未復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多方清察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敉寧殊非朕仰補三朝闕典之懷亦非臣下子來奉上之誼也朕覽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兩疏所陳鑿鑿可據其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前已有旨盡行起觧到京之日照數察收以此急公狥

上之誠足為大小臣工模範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憂乎鼎建之殷繁軍餉之難措哉范濟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銀兩何尚未解到爾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濟急用且天之生財止有此數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豈可目擊時艱忍置之無用之地朕聞得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實收在庫納有二十餘萬兩又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又故監魯保遺下每年餘銀四萬兩約有四十

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過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刷卷察盤可據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户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一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北道刷卷御史可據已上七宗俱當遵照范世濟所奏事例徹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備内臣劉敬楊國瑞亟委廉幹官胡良輔劉文耀會同該部院撫按官著落經

管衙門察核的確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隱匿稽遲懐私抗阻者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撫按等官都不許考滿遷轉劉敬等亦不許扶同蒙蔽骫法狥私必須殫力急功盡心搜括庶大工邉務均有攸頼國家有用之物不至為貪吏侵漁昭朕裕國恤民德意又聞南京内庫祖宗時所藏金銀珍寶皆為魏忠賢矯旨取進先帝諭中所云將我祖宗庫貯傳國奇珍異寶盜竊幾至一空者不知其歸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於加派

加派不已至於捐助以迄於亡縣此言之則搜括之令開於范濟世成於魏忠賢而外庫之虗民力之匱所繇來矣崇禎元年六月奉旨范濟世阿逢逆璫妄報搜銀貽害地方者冠帶閒住以英明之主繼之而猶不免乎與亂同事然則知上下之為一身中外之為一體者非聖王莫之能也傳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豈不信夫

開科取士則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徵糧則天下之財日窘一日吾未見無人與財而能國者也然則如之

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後科目可得而設也必有生財之方而後賦稅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於害民也昔我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洪武十三年五月御史周姓實錄不載其名　此則唐太宗責權

萬紀之遺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爐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則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必重擾之矣杖之流海外十五年五月聖祖不肩好貨之意可謂至深切矣自萬歷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為人上者

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爲意與

新唐書宇文韋楊王列傳贊曰開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於時天子見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卻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調兵食故議取隱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説一開天子恨得之晩不十年而取宰相雖後得罪而追恨融才猶所未盡也天寶以來外奉軍興内蠱豔妃所費愈不貲計於是韋堅楊愼矜王鉷楊國忠各以裒刻進剩下益上歲進羨緡百億萬爲天子私藏以濟横賜而

天下經費自如帝以為能故重官累使尊顯烜赫然天下流亡日多於前有司備員不復事而堅等所欲既充還用權媢以相屠滅四族皆覆為天下笑孟子所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者可不信哉嗚呼芮良夫之刺厲王也曰所怨甚多而不備大難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車覆而後不知誡人臣以喪其軀人主以亡其國悲夫

讀孔孟之書而進管商之術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為而今則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則

羣推之以為有恥之士矣上行之則下效之於是錢穀之任榷課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禮義淪亡盜竊競作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後之興王所宜重為懲創以變天下之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

前明貪取之風所以膠固於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給之薄而無以贍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

夫倍上士漢宣帝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如淳曰律百石俸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者以德詔爵以庸制禄雖下士猶食上農外足以奉公忘私內足以養親施惠（謂分禄以贍宗族昏姻故人）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議增吏俸唐時俸錢上州

刺史八萬中下州七萬赤縣令四萬五千畿縣上縣令四萬赤縣丞三萬五千上縣丞三萬赤縣簿尉三萬畿縣上縣簿尉二萬玄宗天寶十四載制曰衣食既足廉恥乃知至如資用靡充或貪求不已敗名冒法實此之繇輦轂之下尤難取給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員官唐時官多有員外置者故分别言之令後每月給俸食襍用防閤庶僕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員官加一分仍為常式而白居易為盩厔尉詩云吏禄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其江

州司馬廳記曰唐興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廪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今之制禄不過唐人之什二三彼無以自贍焉得而不取諸民乎昔楊綰為相承元載汰侈之後欲變之以節儉而先益之百官之俸皇甫鎛以宰相判度支請減内外官俸禄給事中崔植封還詔書可謂達化理之原者矣

漢書言王莽時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五代史言北漢國小民貧宰相月俸

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穆王之書曰爵重祿輕羣臣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此之謂矣

前代官吏皆有職田晉魏隋唐書皆有官品第一至第九職田多少之數故其祿重祿重則吏多勉而為廉如陶潛之種秫晉書本傳阮長之之芸種前一日去官宋書本傳皆公田之證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巳詔定官吏員數分品從官職一品如正一品正二品從二品如從一品從二品給俸祿頒公田太祖實錄洪武十年十月

辛酉制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之數是明初此制未廢不知何年收職田以歸之上而但折俸鈔實錄會典皆不載其數復視前代為輕始無以責吏之廉矣

宣宗實錄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禮部尚書胡濙奏請文武官七年分俸鈔每石減舊數折鈔一十五貫以十分為率七分折與官絹每疋准鈔四百貫三分折與官綿布每疋准鈔二百貫從之濙初建議與少師蹇義等謀義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宮

久深知官員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數倍此仁政也豈可違之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申月增給在京文武官及錦衣衛將軍總小旗米各五斗祿職及吏并各衛總小旗軍力士校尉人等有家屬者米各四斗無家屬者各斗五升並准俸糧之支鈔者洪初欲每石減作十貫聞義等言乃作十五貫按洪熙元年閏七月尹松言官員俸祿以鈔折米四方米價貴賤不同每石四五十貫者有之六七十貫者有之則是時折鈔猶准米價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已上實錄文前明會典官員俸給條云每俸一石該鈔二十貫每鈔二百貫折布一匹後又定布一匹折銀三錢是十石之

米折銀僅三錢也

正統六年十一月丙辰增給在外文武官吏軍士俸糧原定糧一石給鈔十五貫今增十貫為二十五貫十二年四月丙辰仍減為十五貫　景泰七年二月甲辰令折俸鈔每七百貫與白金一兩　天順元年正月壬辰詔京官景泰七年折俸鈔俱准給銀從戶部奏請以官庫鈔少故也　成化二年三月辛亥減在京文武官員折俸鈔先是米一石折鈔二十五貫後因戶部裁省定為十五貫至是尚書馬昂又奏每石再省五貫從之時鈔法久不行新鈔一貫時估不過十錢舊鈔僅一二錢甚至積之市肆過者不顧以十貫鈔折俸一石則是斗米一錢也小吏俸薄無以養廉莫甚於此　成化七年十月丁丑戶部請以布一匹准折文武官員俸糧二十石舊例兩京文武官折色俸糧上半年給鈔下半年給蘇木胡椒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奏京庫椒木不足甲字庫多積綿布以時估計之闊白布一匹可准鈔二百貫請以布折米仍視

折鈔例每十貫一石先是折俸鈔米一石鈔二十五貫漸減至十貫是時鈔法不行鈔一貫直二三錢是米一石僅直錢二三十文至是又折以布布一疋時估不過二三百錢而折米二十石則是米一石僅直十四五錢也自古百官俸祿之薄未有如此者後遂為常例

葢明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崇禎中糧一石至折銀二兩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布折鈔以銀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正統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曹泰奏臣聞

之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今在外諸司文臣去家遠任妻子隨行祿厚者月給米不過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鈔九載之間仰事俯育之資道路往來之費親故問遺之需滿罷閒居之用其祿不贍則不免失其所守而陷於罪者多矣乞勅廷臣會議量為增益俾足養廉如是而仍有貪污懲之無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

北夢瑣言唐畢相諴家本寒微其舅為太湖縣伍伯伍伯

即令號褫職行杖者相國恥之俾罷此役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選人楊載宰此邑參辭日於私第延坐與語期為落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台旨伍伯曰某下賤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令堅勉之乃曰某每歲公稅享六十緡事例錢蓋如今之工食苟無敗闕終身優渥不審相公欲為致何官職楊令具以聞相國歎賞亦然其說竟不奪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歲六十緡宜乎臺皁之徼皆知自重乃信漢書言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

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誠清吏之本務謂貪澆之積習不可反而廉靜者真不知治體之言矣

助餉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羣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羣臣百姓之有然後羣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舊唐書柳渾傳渾為宰相奏故尚書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門閭京

城隋朝舊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姪伯強進狀請貨宅名市人馬以討吐蕃一開此門恐滋不逞討賊自有國計豈資僥倖之徒且毁棄義門虧損風教望少責罰亦可懲勸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貨之主而猶能聽宰相之言不受伯強之獻後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記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嗟夫此宋之所以復存於南渡也與

漢武尊卜式以風天下猶是勸之以爵後乃怵之以威

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門曰此房實賣都城

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書言後主之世以

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至其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比

國亡諸郡所積銅錢六十七萬緡嗚呼此所謂府庫財

非其財者矣崇禎年間史公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軍

餉告絀乃傳檄募富人出財助國其畧曰親郊乃雍容

之事唐宗尚有崇韜出塞本徼幸之圖漢武尚逢卜式

桐城諸生姚士晉之辭也然百姓終莫肯輸財佐縣官而卒至淪喪殆於孟子所謂委而去之者雖多財奚益哉

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黃金者有司以進於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無謂也命歸之民實錄天啓初遼事告急有議及捐助者朝論以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晉疏請靈鷲廢寺所存田畝變價助工奉旨詹以晉垂涎賤價規奪寺業可削籍為

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田有變佃為民業者責令贖還本寺以為言利錙銖之戒以權奄之世而下有此論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猶存矣

館舍

讀孫樵書褒城驛壁乃知其有沼有魚有舟讀杜子美秦州襍詩又知其驛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驛舍殆於隷人之垣矣予見天下州之為唐舊治者其城郭必皆寬廣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為唐舊剏者其基址必皆

宏敞宋以下所置時彌近者制彌陋此又樵記中所謂州縣皆驛而人情之茍且十百於前代矣

前明所以百事皆廢者正緣國家取州縣之財纖毫盡歸之於上而吏與民交困遂無以為修舉之資延陵季子游於晉曰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說苑又不獨人情之茍且也

漢制官寺鄉亭漏敗牆垣阤壞不治者不勝任先自劾

古人所以百廢具舉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於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滌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潔清於郊外之道路則有野廬氏達之四畿合方氏達之天下使之津梁相湊不得陷絶而又有遂師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於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則舟車所至人力所通無不蕩蕩平平者矣晉文之霸也亦曰

司空以時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無舟梁單子以卜陳靈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傾危塗潦徧於郊關汚穢鍾於輦轂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其斯之謂與

說苑楚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以莊王之霸而留意於一巷之溝此亦知其勤民也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請止絕

車牛不許於天津橋來往明制兩京有街道官車牛不許入城

官樹

周禮野廬氏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國語單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釋名曰古者列樹以表道道有夾溝以通水潦古人於官道之旁必皆種樹以記里至以蔭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召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來游固已宣美風謡流恩後嗣

子路治蒲樹木甚茂子產相鄭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柳亦多見之詩篇猶是人存政舉之效近代政廢法弛任人斫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無勿翦之思民鮮傒甸之芘矣後漢百官志將作大匠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土木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於道側是昔人固有專職（三輔黃圖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也）後周書韋孝寬傳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頹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堠處置槐

樹代之既免修復行旅又得芘蔭周文帝後問知之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唐王維詩云槐陰陰到潼關冊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十八年正月於兩京路及城中苑内種果樹鄭審有奉使巡簡兩京路種果樹事畢入奏詩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種城内六街樹中朝故事曰天街兩畔槐木俗號為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為柳衙以其成行排立也韋應物詩云垂楊十二衢隱映金張室舊唐書吳湊傳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

槐陰成而湊卒人指樹而懷之周禮朝士注曰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淮南子注同然則前明之官其無可懷之政也久矣

橋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河則蒲津太陽河陽雒則孝義石柱之梁四雒則天津永濟中橋灞則灞橋木柱之梁三皆渭水便橋中渭橋東渭橋巨梁十有一皆國工修之此衆京都之衝要其餘皆所管州縣隨時營葺其大津無梁皆給船人量其大小難易以定其差等

今畿甸荒蕪橋梁廢壞雄莫之間秋水時至年年陷絶曳輪招舟無賴之徒藉以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錢至煩章劾司空不修長吏不問亦已久矣成化八年九月丙申順天府府尹李裕言本府津渡之處每歲水漲及天氣寒沍官司修造渡船以便往來近為無賴之徒冒貴戚名色私造渡船勒取往來人財物深為民害乞勑廵按御史嚴為禁止從之況於邊陲之逺能望如趙充國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從枕席上過師哉五代史王周為義武節度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為治其橋

此又當今有司之所媿也

人聚

太史公言漢文帝時人民樂業因其欲然能不擾亂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嘗至市井（史記律書）劉寵為會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見吏龎眉皓髮之老未嘗識郡朝（後漢書循吏傳）史之所稱其遺風猶可想見唐自開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詩云戍烟生不見村豎老猶純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歷以後四方多事賦役

繁興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給元結作時化之篇謂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邸此唐之所以衰也宋熙寧中行新法蘇軾在杭州作詩曰嬴得兒童音語好一年強半在城中衰敝之政自古一轍予少時見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見官長安於畎畝不至城中者洎於末造役繁訟多終歲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頃田頭枕衙門眠之謗見曹縣志已而山有負嵎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園徙於城郭又一變而求名之士訴枉之人悉至京師輦轂之間易於郊坰之路矣

訪惡

尹翁歸為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即明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為罔民之事而前代刺姦糾惡之美意蕩然無復存矣

傳曰子産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鹽鐵論曰水有徧徂池魚勞國有强禦齊民消

盜賊課

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

捕非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敞為山陽太守勃海膠東盜賊竝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户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漢紀作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畧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内清治紀云敞為

太守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寛於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羣起遣繡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刼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

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廻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注殿後也謂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謂課居先也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弩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㕚搭鉤𥎞刃之類皆禁絶之尋而海内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乙亥勑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於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天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陳天祥傳

興國軍以籍兵器致亂行省命天祥權知本軍事天祥命以十家為甲十甲為長弛兵器以從民便境內遂平其後代者務更舊政治隱匿兵者甚急天祥去未久而興國復變鄱郡及大江南北諸城邑多乘勢殺其守將以應之

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羣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簿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鞞嗚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

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守内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户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强

舊唐書鄭惟忠傳引吳都賦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葢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歷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絶於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

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崇禎時有輔臣徐光啓作書特詳於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術也夫子之稱禹也曰盡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於齊人枯濟徵於王莽古之通津巨瀆今且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龍門縣令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

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畆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姜師度為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溉

漳之策鄭白鑿涇之利自茲厥後聲塵缺然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匪躬之節所懷必罄奉公之道知無不為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斯多食乃人天農為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槩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繇來榛棘之所徧為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

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為開發冀令遞相教授功

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來

召人作主亦量准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貧

下欠地之户自辦功力能營種者准數給付餘地且依

前官取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冊府元龜

本傳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　讀此詔書然後知無

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為建功立事之本孫叔敖決期思

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為令尹也淮南子　魏襄

王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為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内史記

按後漢書安帝紀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門豹所分漳水為支渠以溉民田則指此為西門豹所開

為人君者有率作興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畧不患無叔敖史起之臣矣

漢書召信臣為南陽太守為民作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紛爭晉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修召信臣遺迹分疆刻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

洪武末遣國子生人才分詣天下郡縣集吏民乘農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開天下郡縣塘堰凡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此聖祖勤民之效

雨澤

洪武中令天下州縣長吏月奏雨澤葢古者龍見而雩春秋三書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視為不急之務永樂二十二年十月仁宗即位通政司請以四方雨澤奏章類送給事中收貯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澤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縣雨澤章奏乃積於通政司上之人何繇知又欲送給事中收貯是欲上之人終不知也如此徒勞州縣何為自今四方所奏雨澤至即封進朕親閱焉今大明會典具載雨澤奏本式嗚呼太祖

起自側微升為天子其視四海之廣猶吾莊田兆民之衆猶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當時長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詣闕自陳後世雨澤之奏遂以寖廢天災格而不聞民隱壅而莫達然後知聖主之意有不但於祈年望歲者民親而國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漢元

光中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武帝自臨發卒數萬人塞之築宫其上名曰宣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于汶水與南旺蜀山湖連瀰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八年七月乙丑河大決于澶州曹村北流斷絶河道南徙東滙于梁山張澤濼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

海河又自東而南矣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立主回東之議宋史河渠志序曰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溢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至南渡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于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廟堂之議既視其奪者以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決者以為利不獨以害民生妨國計而於天地之氣運未必不

有所闕也

丘仲深大學衍義補言禮曰四瀆視諸侯謂之瀆者獨也以其獨入於海故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葢合二瀆而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歸於淮也哉實録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黄河不元本作泗誤循故道并流入淮是為妄行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以元人排河入淮而東

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而受衆水之歸而
無涓滴之滲漏矣邵國賢作治河論以爲禹之治水至
於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謂盛矣以今觀之
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勢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
治水者其去禹也遠矣而所空之地乃狹於禹所處之
勢乃難於禹所求之功乃大於禹禹之導河自大伾以
下分播合同隨其所之而疏之不與爭利故水得其性
而無衝決之患今夫一杯之水舉而注之地必得方尺

乃能容之其勢然也河自大伾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伾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時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東郡縣棊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與水者今皆為吾有蓋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固宜其有衝決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狹於禹禹之治水隨地施功無所拘礙今北有臨清中有濟寧南有徐州皆轉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顧右盼動則掣

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隨吾意況水無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濟吾之事哉故曰所處之勢難於禹況禹之治水去其墊溺之害而已此外無求焉今則賴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壞臨清也不及臨清矣又恐壞濟寧也不及濟寧矣又恐壞徐州也使皆無壞也又恐漕渠不足於運也了是數者而後謂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於禹鯀二文莊之言觀之則河水南趨之勢已極而一代之臣不過補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責而已安望其

為斯民計百世之長利哉至於今日而決溢之菑無歲不告嗚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

禹貢之言治水也曰播曰瀦水之性合則衝驟則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殺其衝也又北播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節其溢也大野既瀦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為暴然後鍾美可以豐物流惡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
鯀是而興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偪之束之使之無以容其流而不得不發其怒則其不由地中而横出於原

隰之間固無怪其然也丘仲深謂以一淮受黃河之全
然考之先朝徐有貞治河猶疏分水之渠於濮氾之間
不使之并趨一道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絶其北來
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乃猶於蘭陽儀封谷開一
口而洩之於南今復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
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狹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
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
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

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河政之壊也起於竝水之民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汙澤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於官然後水無所容而横決為害賈讓言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廹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

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見者也元史河渠志謂黃河退涸之時舊水泊汙池多為勢家所據忽遇泛溢水無所歸遂致為害繇此觀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東鉅野壽張諸邑古時瀦水之地無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為川浸矣近有一壽張令修志乃云梁山濼僅可十里其虗言八百里乃小說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見也

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浸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汶水與南旺蜀山河連瀰漫

數百里　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　金史食貨志黃河已移故道梁山濼水退地甚廣遣使安置屯田　沙灣未築以前徐有貞疏亦言外有八百里梁山濼可以為泄書生之論豈不可笑也哉

陸文裕續停驂錄曰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使賈魯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足以容水然後浚其

於沙由之地中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按文裕之意即賈讓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賈讓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

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畧其孰能排衆多之口而創非常之原者哉

平當使領河隄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宋開寶之詔亦曰朕每閲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計無出於隄塞二事箕子答

武王之訪首言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後世治河之臣皆鯀也非其人之顧為鯀乃國家教之使為鯀也是以水不治而彝倫斁也崔詵河隄謁者箴尊非其尊堙非其堙入野填淤水高民居

因河以為漕者禹也壅河以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

聞之先達言天啓以前無人不利於河決者侵尅金錢則自總河以至於閘官無所不利支領工食則自執事

以至於游閑無食之人無所不利其不利者獨業主耳而今年決口明年退灘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於是頻年修治頻年衝決以馴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國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責哉

不獨此也彼都人士為人說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職事一差遣未有不計其獲者自府史胥徒上而至於公卿大夫真可謂之同心同

德者矣茍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義而後利終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為今日之務正人心急於抑洪水也

日知錄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日知録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　鋑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録監生臣席大賔

日知錄卷十三

崑山　顧炎武　撰

周末風俗

春秋終於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歲西狩獲麟又十四年為貞定王元年癸酉之歲魯哀公出奔二年卒於有山氏左傳以是終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歲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歲初命齊大夫田和為諸侯又

五十二年顯王三十五年丁亥之歲六國以次稱王蘇秦為從長自此之後事乃可得而紀自左傳之終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闕軼攷古者為之茫昧如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絶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絶不言王矣史記秦本紀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蓋顯王時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

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李康運命論云文薄之敝漸於靈景辨詐之偽成於七國）馴至西漢此風未改故劉向謂其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貪饕險詖不閑義理觀夫史之所錄無非功名勢利之人筆札喉舌之輩而如董生之言正誼明道者不一二見也蓋自春秋之後至東京而其風俗稍復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變齊

至魯之功而惜其未純乎道也自斯以降則宋慶歴元祐之間為優矣嗟乎論世而不攷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進東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紀會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鋪張其滅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風俗在泰山則云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在碣石門則云男樂其疇女修其業如此而已惟會稽一刻其辭曰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

防閑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正義曰豭牡豬也左氏定公十四年傳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寄豭者謂淫於他室殺之無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郃氏曰母云者母之也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殺也攷之國語自越王句踐棲於會稽之後惟恐國人之不蕃故令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內傳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吳越

春秋至謂句踐以寡婦淫泆過犯皆輸山上士有憂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當其時蓋欲民之多而不復禁其淫泆傳至六國之末而其風猶在故始皇為之厲禁而特著於刻石之文以此與滅六王并天下之事並提而論且不著之於燕齊而獨著之於越然則秦之任刑雖過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異於三王也漢興以來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為亡國之法亦未之深攷乎

兩漢風俗

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徧於天下光武有鑒於此故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脩之人而風俗為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故范曄之論以為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

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儒林傳論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左雄傳論可謂知言者矣使後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風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奬跅弛之士觀其下令再三至於求負汙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建安二十二年八月令十五年春令十九年十二月令意皆同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謂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

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求利為先至正始之際而一二浮誕之徒騁其智識蔑周孔之書習老莊之教風俗又為之一變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後之人君將樹之風聲納之軌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

光武躬行儉約以化臣下講論經義常至夜分一時功臣如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閨門脩整可為世

法貴戚如樊重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以故東漢之世雖人才之倜儻不及西京而士風家法似有過於前代

東京之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為人可知矣宋袁淑弔古文伯喈銜文而求入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為立佳傳嗟乎士君子處衰季之朝常以負一世之名而轉移天下之風氣者視伯喈之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史稱齊王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則太傅司馬懿殺大將軍曹爽而魏之大權移矣三國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時名士風流盛於雒下乃其棄經典而尚老莊蔑禮法而崇放達視其主之顛危若路人然即此諸賢為之倡也自此以後競相祖述如晉書言王敦見衛玠謂長史謝鯤曰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於時莫不崇敬以為造微

之功足參諸正始宋書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王微與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南齊書言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南史言何尚之謂王球正始之風尚在其為後人企慕如此然而晉書儒林傳序云擯闕里之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為流俗目縱誕以清高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六藝鄭玄王肅為集漢之終演

說老莊王弼何晏為開晉之始（于寶晉紀論曰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薄為辨而賤名簡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干戈日爭君臣屢易非林下諸賢之咎而誰咎哉

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昔者嵇紹

之父康被殺於晉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時而山濤薦之入仕紹時屏居私門欲辭不就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而况於人乎一時傳誦以為名言而不知其敗義傷教至於率天下而無父者也夫紹之於晉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當其未死三十餘年之間為無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蕩陰之死何足以贖其罪乎且其入仕之初豈知必有乘輿敗績之事而可樹其忠名以蓋於晚也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競宋自仁宗在位四十餘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鉏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鑽者取必入之義班固荅賓戲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鄧綰傳以頌王安石得官謂其鄉人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為之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

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習為朝廷之害其害於百姓者可以一旦而更而其害於朝廷者歷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往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荆公教猱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

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攷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

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復也

東軒筆録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待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臺閣内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

石林燕語故事

在京職事官絶少用選人者熈寧初稍欲革去資格之弊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較書以備詢訪

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只與合入差遣時邢尚書恕以河南府永承縣主簿昔為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為太遽因請雖選人而未歷外官與雖歷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邢恕與堂除近地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為禁從矣　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名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姦故人人與之立

敵葢謂是也既而惠卿出亳州荆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惟與其子雱機謀而雱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朞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荆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入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爱士習蠧民生而已亦

不饗其利蘇轍疏呂惠卿比之呂布劉牢之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說為

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於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兊者故曰來兊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於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託於无求以為兊者也故曰引兊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兊則其道光矣

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荊公當日處甲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

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熈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兵革禍

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

清議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移之郊遂載在禮經殊厥井疆稱於畢命兩漢以來猶循此制鄉舉里選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議終身不齒君子有懷刑之懼小人存恥格之風教成於下而上不嚴論定於鄉而民不犯降及魏晉而九品中正之設雖

多失實遺意未亡凡被糾彈付清議者即廢棄終身同之禁錮（晉書卞壼傳）至宋武帝篡位乃詔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自後凡遇非常之恩赦文並有此語（齊梁陳詔並云洗除先注當日鄉論清議必有記注之目）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矣然鄉論之汙至煩詔書為之洗刷豈非三代之直道尚在於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猶見於變風之日乎予聞在下有鰥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雖二帝之舉錯亦未嘗不詢于芻蕘

然則崇月旦以佐秋官進鄉評以扶國是儻亦四聰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闕也

陳壽居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沈滯者累年阮簡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為他賓設黍臛簡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溫嶠為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留之嶠絶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發詔謝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

坐廢不豫禁伍張率以父憂去職其父侍伎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聘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為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為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服闋後久之不仕官職之升沉本於鄉評之與奪其猶近古之風乎

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禮部議凡十惡姦盜詐偽干名犯義有傷風俗及犯贓至徒者書其名於申明亭以示懲戒有私毁亭舍塗抹姓名者監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時按視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録内外諸司官之犯法罪狀明著者書之申明亭此前代鄉議之遺意也後之人視為文具風紀之官但以刑名為事而於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闗無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馬遷作史記貨殖傳謂自廊廟朝廷巖穴之士無不歸於富厚等而下之至於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而仲長敖覈性賦謂倮蟲三百人最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惟賴詐偽迭相嚼齧等而下之至於臺隸僮豎惟盜惟竊乃以今觀之則無官不賄遺而人人皆吏士之為矣無守不盜竊而人人皆僮豎之為矣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

上下懷利以相接遂成風流不可復制後之為治者宜何術之操曰惟名可以勝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潔者顯榮於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擯而怙侈貪得者廢錮於家即不無一二矯偽之徒猶愈於肆然而為利者南史有云漢世士務脩身故忠孝成俗至於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節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義為利而猶使之以名為利雖非純王之風亦可以救積洿之俗矣

舊唐書薛謙光為左補闕上疏言臣竊窺古之取士實

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攷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厲己

顯節義以標信以敦樸為先最以雕蟲為後科故人崇

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脩貞確不拔之操

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已定其高下郡將難誣其曲直

故計貢之賢愚即州將之榮辱假有穢行之彰露亦鄉

人之厚顔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故

名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自

七國之季雖雜縱横而漢代求才猶徵百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脩閭里推高然後為府寺所辟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脩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避武后嫌名詔改為制纔出試遣捜敭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欬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之稱也夫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

勤勤之讓黄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挹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故選司補置喧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爭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若重謹厚之士則懷禄者必崇德以脩名若開趨競之門則徼倖者皆戚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脩名則兆庶蒙其福風化之漸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謂切中當時之弊矣

漢人以名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為治故人材衰

宋范文正上晏元獻書曰夫名教不崇則為人君者謂堯舜不足法桀紂不足畏為人臣者謂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恥天下豈復有善人乎人不愛名則聖人之權去矣

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汙俗者莫急於勸學奬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篤信好學至老不倦卓然可當方正有道之舉者官之以翰林國子之秩而聽其出處則人

皆知向學而不競於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潔己愛民以禮告老而家無儋石之儲者賜之以五頃十頃之地以為子孫世業而除其租賦復其丁徭則人皆知自守而不貪於貨賂矣豈待菑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公孫弘優孟陳言始錄負薪之脩孫叔敖而扶風之子將賜黃金尹翁歸涿郡之賢常頒羊酒韓福遂使名高處士德表具僚當時懷稽古之榮沒世仰遺清之澤不愈於科名爵祿勸人使之干進而饕利者哉以名為酤必自此塗始矣

漢平帝元始中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而率下篤俗者也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户

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賜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家穀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

天下後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詔曰故處士李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靜處士並表其門閭以旌高節唐六典有養德邱園聲實明著雖無官爵亦賜謚曰先生存者賜之以先生之號歿者則加之以謚如揚播隱居不仕以至德中賜號玄靖先生是也宋史同以余所見崇禎中嘗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贈舉人歸子慕朱陛宣為翰林院待詔

唐書牛僧孺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

賜田數頃依以為生則知隋之賜田至唐二百年而猶其子孫守之若金帛之頒廪禄之恵則早已化為塵土矣明朝正統中以武進田賜禮部尚書胡濙其子孫亦至今守之故竊以為奬廉之典莫善於此

廉恥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儀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

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吾觀三代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雞鳴不已於風

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顔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以塞上曲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為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

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軍而兎罝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為

暴於百姓者哉

後漢書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名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為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已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吾於張奐之事有感焉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佖為武靈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壖先貯材木皆為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為患由佖之黷貨也故貪夫為帥而邊城晚閉得此意者郢書燕説或可以治國乎

流品

晉宋以來尤重流品故雖蕞爾一方而猶能立國宋書蔡興宗傳興宗為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殷景仁劉湛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

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張敷傳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時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艑載沙門敷不奉詔曰臣性不耐雜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詶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吾牀遠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說紀僧真得

幸於齊世祖嘗請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無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斆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書羊侃傳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牀非閹人所坐自萬歷季年搢紳之士不知以禮飭躬而聲氣及於宵人如汪文言一人為東林諸公大姑詩字頌於輿皁至於公卿上壽宰執稱兒而神

州陸沈中原塗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伾之吳語鄭綮之歇後薛昭緯之浣溪沙李邦彥之俚語辭曲莫不登諸巖廊用為輔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風流以為通脫而棟折榱崩天下將無所芘矣及乎板蕩之後而念老成（大雅蕩）播遷之餘而思耆俊（文衛之命）庸有及乎有國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輕浮之士此移風易俗之大要也

侯景數梁武帝十失謂皇太子吐言止於輕薄賦詠不出桑中張說論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妝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今之詞人率同此病淫辭豔曲傳布國門有如北齊陽俊之所作六言歌辭名為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絶者誘惑後生傷敗風化宜與非聖之書同類而焚庶可以正人心術

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鄧颺之行步舒縱坐立傾倚謝靈運之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後皆誅死而

魏文帝體貌不重風尚通脱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爲貌之不恭昔子貢於禮容俯仰之間而知兩君之疾與亂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揚子法言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

四明薛岡謂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讀世説未得其雋永先習其簡傲推是言之可謂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諺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養蒙之道也南齊陳

顯達語其諸子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耿介

讀屈子離騷之篇乃知堯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則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則謂之耿介反是謂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堯桀之分必在乎此

鄉原

老氏之學所以異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塵此所謂似是而非也卜居漁父二篇盡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從也而義有所不當為也子雲而知此義也反離騷其可不作矣尋其大指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為莽大夫與

卜居漁父法語之言也離騷九歌放言也

儉約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為

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為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過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脩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

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為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歴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為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寛劒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寛即日潛遣毁撤中書令郭子儀

在邠州行營閒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黄裳為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氊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雍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脩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大臣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黄金之論時人既恠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

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嬴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亷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之為忠孔明以為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夫居尊席腴潤屋華身亦人之常分爾豈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詛其究也乃與國而同敗耶誠知夫大臣家事之豐

約關於政化之隆汙則可以審擇相之方而亦得審民之道矣

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譏盧懷慎開元之庸臣而以清貧見奬是故貧則觀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貪

漢時贓罪被劾或死獄中或道自殺唐時贓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宥者乃長流嶺南睿宗太極元年四月制

官典主司枉法贓一疋已上並先決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贓不在此限然猶有左降遐方謫官蠻徼者而盧懷慎重以為言謂屈法惠姦非正本塞源之術是知亂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貪以敗官夏書訓之必殺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

宋初郡縣吏承五季之習黷貨厲民故尤嚴貪墨之罪

開寶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贓七十餘萬帝以嶺表初平欲懲掊克之吏特詔棄市而南郊大赦十惡故劫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贓其一也天聖以後士大夫皆知飾簠簋而厲廉隅蓋上有以勸之矣石林燕語熙寧中蘇子容判審刑院知金州張仲宣坐枉法贓論當死故事命官以贓論死皆貸命杖脊黥配海島子容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殺則殺仲宣五品官今杖而黥之得無辱多士乎乃詔免黥杖止流嶺外自是遂為例然懲貪之法亦漸以寛矣　于文定謂本朝姑息之政甚於宋世敗軍之將可以不死贓吏巨

萬僅得罷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輕重胥失之矣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甎納米贖罪浸至於寛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宣德中都御史劉觀坐受贓數千金論斬上曰刑不上大夫觀雖不善朕終不忍加刑命遣戍遼東正統初遂多特旨曲宥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謂大臣者皆刀筆筐篋之徒毛舉細故以當天下之務吏治何由而善哉

北夢瑣言後唐明宗尤惡墨吏鄧州留後陶玘為内鄉

令成歸仁所論税外科配貶嵐州司馬掌書記王惟吉奪歷任告敕長流綏州亳州刺史李鄴以贓穢賜自盡汴州倉吏犯贓内有史彦珣舊將之子又是駙馬石敬瑭親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無私豈可徇親供奉官于延徽巧事權貴監倉犯贓侍衛使張從貴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盜我倉儲蘇秦復生説我不得並戮之以是在五代中號為小康之世

册府元龜載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

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敕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圓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以來廉恥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换星灰常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惟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己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莊田搥其本户國家給州縣篆印祇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歷下鄉從人户取物據茲行

事何以官爲宜奪歷任官杖殺讀此敕文明宗可謂得輕重之權者矣

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舒穆嚕阿穆爾以贓死於獄上謂其不尸諸市已爲厚幸貧窮而爲盜賊蓋不得已三品職官以贓至死愚亦甚矣其諸子皆可除名夫以贓吏而錮及其子似非惡惡止其身之義然貪人敗類其子必無廉清則世宗之詔亦未爲過漢書言李固杜喬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詔有曰贓吏子孫

不得詳舉豈非漢人已行之事乎

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贓罪輕者決杖重者處死

有庸吏之貪有才吏之貪唐書牛僧孺傳穆宗初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中貴人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安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貪縱者大抵皆才

吏也苟使之惕於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

後漢書稱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為寛厚之論者所持以為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為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為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

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耶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此令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貴廉

漢元帝時貢禹上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汚賈人贅壻及吏坐贓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

戚罪白者伏其誅疑者以與民師古曰罪疑惟輕也亡贖罪之法亡無同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重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

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傑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敗壞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誅不行

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嗚呼今日之變有甚於此自神宗以來黷貨之風日甚一日國維不張而人心大壞數十年於此矣書曰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必如是而後可以立太平之本

禹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

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議今亦可行自萬歷以後天下水利碾磑塲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為常事矣

禁錮姦臣子孫

唐太宗詔禁錮宇文化及司馬德戡裴虔通等子孫不令齒敘貞觀七年正月戊子詔文見舊唐書武后令楊素子孫不得任京官及侍衛新唐書至德中兩京平大赦惟祿山支黨及李林甫楊國忠王鉷子孫不原新唐書宋高宗即位詔蔡京

童貫王黼朱勔李彦梁師成譚稹皆誤國害民之人子孫更不收敘（清波雜志）而章惇子孫亦不得仕於朝（宋史章惇傳）

明太祖有天下詔宋末蒲壽庚黄萬石子孫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檮杌之名楚書古人蓋有之矣竊謂宜令按察司各擇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盡者刻其名於獄門之石以為世戒而禁其後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難改亦先王樹之風聲之意乎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六月辛卯詔曰天地定位君臣之義以彰卑高既陳人倫之道斯著是用篤厚風俗化成天下雖復時經治亂主或昏明疾風勁草芬芳無絶剖心焚體赴蹈如歸夫豈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諒由君臣義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節於當時立清風於身後至如趙高之殞二世董卓之鴆弘農人神所疾異代同憤況凡庸小豎有懷凶悖遐觀典策罔不誅夷辰州刺史長蛇縣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質晉藩煬

帝以舊邸之情特相愛幸遂乃忘䕫君親潛圖弑逆密伺間隙招結羣醜長戟流矢一朝竊發天下之惡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異時累逢赦令可特免極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遷配驩州虔通歸國授滁州總管每自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憤歲餘而死　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年七月戊申萊州刺史牛方裕絳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長史唐奉義虎牙郎將高元禮以宇文化及之黨皆除名徙於邊

册府元龜權萬紀爲治書侍御史貞觀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䕫棄君親首爲弑逆人臣之所同

疾萬代之所不原令其子乃任千牛侍衛左右請從屏黜以為懲戒制可大唐新語楊昉為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且其家親族亦衆下所司理之昉判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楊元禧傳載武后制曰隋尚書令楊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稟凶邪之德懷諂佞之才惑亂君上離間骨肉搖動冢嫡寧惟掘蠱之禍誘扇後主卒成請蹯之釁生為不忠之人死為不義之鬼身雖幸免子竟族誅斯則姦逆之謀是其庭訓險薄之行遂成門風刑戮雖加枝胤

仍在豈可復肩隨近侍茵迹朝行朕接統百王恭臨四海上嘉賢佐下惡賊臣常欲從容於萬幾之餘褒貶於千載之外況年代未遠耳目所存者乎其楊素及兄弟子孫並不得令任京官及侍衛史言元禧忤張易之密奏左貶然此制自是當時公論

宋末蒲壽庚叛逆之事皆出於其兄壽宬之畫是時壽宬佯著黃冠野服歸隱山中自稱處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為壽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門潛出送款於唆都其

後壽庚以功授平章富貴冠一時而壽歲亦居甲第有投詩者云劒戟紛紜扶主日山林寂寞閉門時水聲禽語皆時事莫道山翁總不知泉州府志嗚呼今之身為戎首而外託高名者亦未嘗無其人也或欲蓋而彌章則無逃於三叛之筆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子木問范武子之德於趙孟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

信於鬼神無媿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晉國之霸士大夫之居家豈細行乎

史記之載宣曲任氏曰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為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任氏獨取貴善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為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漢書載張安世曰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户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

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後漢書載樊宏父重曰世善農稼好貨殖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勠力財利歲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鮮故富貴不三四傳而衰替也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蹋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孜之僮

約乎

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豔妻行路禍及其君以小心謹慎之霍光而陰妻邪謀至於滅族夫綱之能立者鮮矣戎王聽女樂而牛馬半死楚鐵劍利而倡優拙秦王畏之成帝寵黄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而漢業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亂今日士大夫纔任一官即以教戲唱曲為事官方民隱置之不講國安得不亡身安得無敗

奴僕

顔氏家訓鄴下有一領軍貪積已甚家僮八百誓滿一千唐李義府多取人奴婢及敗各散歸其家時人為露布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潘岳西征賦曰混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太祖數涼國公藍玉之罪亦曰家奴至於數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風一登仕籍此輩競來門下謂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於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於毀名

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來矣

漢書霍光傳任宣言大將軍時百官巳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皆光奴　又曰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師古曰監奴奴之監知家務者也　及顯光妻寡居與子都亂夫以出入殿門進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於此今時士大夫之僕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夫上有漁色之主則下必有烝弑之臣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之

也是以欲清閨門必自簡童僕始

嚴分宜之僕永年號曰鶴坡張江陵之僕游守禮號曰楚濱古詩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而晉灼引漢語以為馮殷則子都亦字也不但招權納賄而朝中多贈之詩文儼然與搢紳為賓主名號之輕文章之辱至斯而甚異日媚閹建祠非此為之嚆矢乎

人奴之多吴中為甚史言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毒家僮數千人今吴中仕宦之家有至一二千人者其專恣暴橫亦惟吴中為甚有王者起當悉免為良而徙之以實遠方空虛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僕役

並令出貲雇募如江北之例鄭康成周禮司厲注曰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風俗通言古制本無奴婢奴婢皆是犯事者今吳中亦諱其名謂之家人則豪横一清而四鄉之民得以安枕其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於人可以勉而為善訟簡風淳其必自此始矣

閽人

顔氏家訓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髪一飯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閽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

以為恥黄門侍郎褻之禮號善待士有如此輩對賔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人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别也史記鄭當時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後漢書皇甫嵩折節下士門無留客而大戴禮武王之門銘曰敬遇賔客貴賤無二則古已言之矣觀夫後漢趙壹之於皇甫規高彪之於馬融一謁不面終身不見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

後漢書梁冀傳冀壽共乘輦車游觀第内鳴鍾吹管或

連繼日夜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今日所謂門包殆昉於此

田宅

舊唐書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曽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為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若夫世變日新人情彌險有以富厚之名而

反使其後人無立錐之地者亦不可不慮也書又言馬燧貲貨甲天下既卒子暢承舊業屢為豪幸邀取貞元末中尉曹志廉諷暢令獻田園第宅順宗復賜暢中貴人逼取仍指使施於佛寺暢不敢吝晚年財產並盡身歿之後諸子無室可居以至凍餒今奉誠園亭館即暢舊第也白樂天詩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元微之詩蕭相深誠奉至尊舊居求作奉誠園秋來古巷無人埽樹滿空牆閉戟門　通鑑作奉成園又以為馬璘之第並誤按馬璘傳天寶中貴戚勲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為嬖臣楊氏馬廄矣及安史之亂法度墮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

舍力窮乃止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德宗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宮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子弟無行家財尋盡册府元龜貞元十八年二月朔賜羣臣會宴於延康里故馬璘池亭自後每逢令節皆然則二馬身後事略同然謂之故馬璘池亭而不曰奉誠園也雍錄奉誠園在安邑坊本馬燧宅燧子暢獻之

王鍔家財富於公藏及甍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憲宗欲遣中使詣東都簡括以裴度諫而止稷後為德州刺史廣齎金寶僕妾以行節度使李全略利其貨而圖之教本州軍作亂殺稷納其室女以伎媵處之吾見今之大家

以酒色貲者居其一以爭鬬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奪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偽彌親彌汎彌奢彌吝

名敎

巧名敎㩁名敎吝名敎

南北風化之失

江南之士輕薄奢淫梁陳諸帝之遺風也河北之人鬬

狠劫殺安史諸凶之餘化也

南北學者之病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日北方之學者是也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今日南方之學者是也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

文正自作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賔客滿坐

鐘鼓在庭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峰月下倚高松聽長笛欣然忘天下之際乎馬文淵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猶思建功邊陲而浪泊西里見飛鳶跕跕墮水中終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轍王荊公詩豈羨京師傅阮谷口但知鄉里勝壺頭嗣宗詠懷詩所云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游四海中路將安歸者也若夫知幾之神處亢之正聖人當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詞小草舊曾呼遠志故人今有寄當歸此非用姜伯約事也吳志太史慈東萊黃人也後立功於孫策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但貯當歸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淪落之感亦廉頗思用趙人之意爾觀其與陳同甫酒後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學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

倦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閒正宜進德修業以補從前之闕而知不能及流於異端其與求田問舍之輩行事雖殊而孳孳為利之心則一而已矣宋史呂大臨傳富弼致政於家為佛氏之學蒙齋筆談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燒煉丹竈事守亳時迎潁州僧正顒館於書室親接弟子禮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惟有德者居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古之大人當是任者必將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豈以位之進退年之盛衰而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

人趨異學不入於莊則入於釋疑聖人為未盡善輕禮義為不足學人倫不明萬物顛頓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以道自任振起壞俗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存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弼謝之以達尊大老而受後生之箴規良不易得也

唐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虢州朱陽縣丞郭僊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

事情可各從所好並罷官度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龜唐玄宗開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聞百姓家多以僧尼道士為門徒往還妻子無所避忌（今江南尚有門徒之稱）或詭託禪觀妄陳禍福爭涉左道深斁大猷自今已後百官不得輒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緣吉凶要須設齋皆於州縣陳牒寺觀然後依數聽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搦

唐制百官齋日雖在寺中不得過僧張籍寺宿齋詩云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簾多齋居禁與僧相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平章政事張暉每見僧法寶必坐其下失大臣體各杖二十僧法寶妄自尊大杖二百

貧者事人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

先至而埽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為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軍府録事參軍周殷啓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居計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産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忌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當日江左之風便已如此魏書裴植傳云植雖自州送禄奉母及贍諸弟而各别

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蓋亦染江南之俗也隋盧思道聘陳嘲南人詩曰共甑分炊飯同鐺各煑魚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輕急尢足意錢之戲小人薄於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册府元龜唐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別籍異財玷汚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磧西有官品者禁身聞奏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峽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

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峽民父母在出為贅壻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詔誘人子弟析家產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於教民厚俗之意可謂深且篤矣遼史聖宗統和元年十一月詔民有父母在別籍異居者坐罪若劉安世劾章惇父在別籍異財絕滅義禮則史傳書之以為正論馬亮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別財異居李元綱厚德錄乃今之江南猶多此俗人家兒子娶婦輒求分異而老成之士有謂二女同居易生嫌競式好之道莫

如分釁者豈君子之言與史記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又言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以為國俗之敝而陸賈家於好時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車騎侍從者後人或謂之為達至唐姚崇遺令以達官身後子孫失廕多至貧寒斗

尺之間參商是競欲傚陸生之意預為分定將以絕其後爭嗚呼此衰世之意也

漢桓帝之世更相濫舉時人為之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見抱朴子當世之俗猶以分居為恥若吳之陳表世為將督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母若不能直當出別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見東漢之流風矣

陳氏禮書言周之盛時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繫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則分居貧民有子則出贅由是其流及上雖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寖淫後世習以為俗而時君所以統馭之者特服紀之律而已間有糾合宗族一再傳而不散者則人異之以為義門豈非名生於不足與

應劭風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豈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為難能者哉

五雜俎言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豀奴僕放縱而為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

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唐玄宗天寶元年正月敕如聞百姓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

中有十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風教其賦丁孝假與免差科謂應賦之丁遇父母亡則免差科謂之孝假按此後周太祖所制若罹凶禮則不征其賦者也可謂得化民之術者矣

父子異部

三國志言冀州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今之江浙之間多有此風一入門户父子兄弟各樹黨援兩不相下萬歴以後三數見之此其無行誼之尤所謂惟弔兹不于

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者矣

生日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余昔年流寓薊門生日有致餽者答書云小弁之逐子始說我辰哀郢之放臣乃言初度顔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為制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為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魏晉

間人以父亡為孤露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少加孤露趙彦深見母自陳幼小孤露亦謂之偏露唐孟浩然送莫氏甥詩平生早偏露

其日皆為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絶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自天子至於庶人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陳思王植

陳思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文帝恨

之（魏志蘇則傳）司馬順（字子忠）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習陽亭侯（魏志杜恕傳注引晉書作龍陽）及武帝受禪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滕王瓚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名不從曰作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為族滅事耶廣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稱帝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

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帝不懌而罷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願者乃在於興代之懿親其賢於裸將之士勸進之臣遠矣

降臣

記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說苑言楚伐陳陳西門燔使其降民脩之孔子過之不軾戰國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篇曰

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注以城降人及亡人之子下及漢魏而馬日磾于禁之流至於嘔血而終不敢覥於人世時之風尚從可知矣後世不知此義而文章之士多護李陵智計之家或稱譙叟此説一行則國無守臣人無植節反顔事讐行若狗彘而不之媿也何怪乎五代之長樂老序平生以為榮滅廉恥而不顧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齊人殲于遂穀梁傳曰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故王蠋死而田單復齊弘演亡而桓公救衛此足以

樹人臣之鵠而降城亡子不齒於人類者矣（今浙江紹興府有一種人謂之惰民世為賤業不敢與齊民齒志云其先是宋將焦光瓚部曲以叛宋降金被斥）

楚漢之際有鄭君（見史記鄭當時傳失其名）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諸籍臣名籍（謂不稱項王而斥其名）鄭君獨不奉詔於是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金哀宗之亡參政張天綱見執於宋有司令供狀書金主為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

唐肅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詔自開元已來宰輔之家不為逆賊所汚者與子孫一人官

本朝

古人謂所事之國為本朝魏文欽降吳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媿俛仰靡所自厝又如吳亡之後而蔡洪與刺史周俊書言吳朝舉賢良是也顔氏家訓先君先夫人皆未還建業舊山旅葬江陵東郭（之推父協梁湘東王府記室參軍）承聖末啓求揚都欲營遷厝蒙詔賜銀百兩已

於揚州小郊卜地燒塼值本朝淪没流離至此之推仕歷齊周及隋而猶稱梁為本朝葢臣子之辭無可移易而當時上下亦不以為嫌者矣

舊唐書劉昫撰昫為石晉宰相而其職官志稱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國家經籍志稱唐曰我朝後唐時所纂也

宋胡三省注資治通鑑書成於元至元時注中凡稱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釋地理皆用宋州縣名惟一百九十七卷葢牟城下注曰大元遼陽府路遼東城下注曰

今大元遼陽府二百六十八卷順州下曰大元順州領懷柔密雲二縣二百八十六卷錦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於錦州置臨海節度領永樂安昌興城神水四縣屬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陳元靚曰大元建州領建平永覇二縣屬大定府路宋曰我宋元曰大元兩得之矣

書前代官

陶淵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顔延之身為宋臣乃其作

誄直云有晉處士真定府龍藏寺碑隋開皇六年立其末云齊開府長兼行叅軍九門張公禮撰齊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猶書齊官韓偓自書襄郡君祭文書甲戌歲書前翰林學士承旨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知制誥昌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韓偓是歲朱氏篡唐已八年猶書唐官而不用梁年號

宋史劉豫傳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

日知錄卷十三